十先生奥論註

一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東[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論[illegible]續集卷二

[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論古者[illegible]

[illegible]收養之者必取之[illegible]其山者必材養其澤

必漁[illegible]養[illegible]者得[illegible]取者多其養之者久

[illegible]精[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之者固其所以為取

也古者[illegible]取[illegible]必先養之故族黨州

鄉皆爲之學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又前食貨志云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在諸侯者達於國學在天子者達於太學其在諸侯之學者必達於天子之學性有仁義聖智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實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云云教有歌舞進退之容誦有詩書禮樂之文其爲術也備而詳故其取之也必得其雋異之甚者夫必待之以卿相而養之既若此矣其後世衰不復取

士而養之之術壞至於兩漢有急士之心不暇于養而
遽取之多為之科目以待其來者文帝紀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設孝弟力田之科又孝武紀舉賢良方正能直諫之士名吏民有明當世之務明先聖之術省縣次給食令與計偕又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所不足采者輒報罷其所選拔有不暫而為卿相於是
天下之士始去本忘實爭為其名以應之雖其所以得
之者猶有所取之而視三代則已陋矣後世習見其事
始以不養而取者為士之常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

幾於兩漢嗟夫豈三代之士獨賢哉然獨未至如今之世既養而不取雖取而不養而其養之也常於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於其所不養事具而其法不舉兩與而莫適為用此亦執事大臣因循之過也今三歲詔舉進士州以名聞者數千萬人禮部奏之而天子親為之發策於庭去為州縣吏者數百人而與大政當國論者取焉侍從人主之左右者取焉諫諍彈擊者取焉有不暫而遂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天下多以其詞藝為不當

得而況乎其人惷駭浮躁鄉里之無行者巍然躐處於其上朝廷既已取之雖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較則取而不養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今州縣自嶺海莫不有學宮室籩廩書籍器用無所不具來學者誦讀之聲歲月不息州必有師而教之其禮甚優其職甚專而又月第其進否時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學亦何以異此然而取士之法無考察之意學官與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無教無勸幸其歲滿則掉臂而去既去若素

所不至者盖一官司耳嗚呼四五十年矣則養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能勿為之計乎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董仲舒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彫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

先造少壯之樸士屈意而顧學衆説潰亂茫然而莫得
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而智者曾不察歟
噫其過在於不養耳昔之養士誠難爲也州縣無學無
師無餼廩器用其創之也勞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則
一日而定矣法度不立而學爲無用凡今之士惟其稚
而未成貧而無食者乃肯入學惟其昏耗不才貪鄙而
無節行者乃皆聚於學其有罪而不受罰者乃求籍於
學故凡茂異秀傑之士以不至於學爲高其有在者則

必共指以為無恥而皆以為謗故其養之常於其所不取而取之常於其所不得養然則今之學校乃為棄材之地乎噫三代之王獨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於學哉夫折今之取士而入於學可也因今之學而後取士亦可也且三歲所官數百人而天下之士常有不遇之歎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足以厭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修於家必聞於鄉前漢孝宣帝紀地節三年詔郡國舉孝悌有行仁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材智賢能必見於事必推於友舉其茂異秀傑

者前漢孝宣帝紀元康四年詔舉茂才異倫之士孝元帝紀詔舉茂材異等云云畢至而務養其心以稍息其多言然後少變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則先王之道庶乎可復矣夫禮義廉恥管子禮義廉恥為四維惟上所厲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囂囂然養之而不以道而上不免有嫚士厭儒之心譬猶父母不素教子一旦以其不肖而欲盡棄其所愛尤不可之大者也

士風

此篇論後世養士不以道

昔者論大雅之詩至於官人用吉士之際詩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又

卷阿詩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而其詞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並棫樸詩全句又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蓋喟然而嘆曰周之為國至矣哉天下之人才不能無異而不能皆賢此天地之理而易之所著於陰陽消長之際者也其間蓋亦有背公異趣奉己而後其君者矣周之先王知其為國之要在於士也是以卷曲虛下而能容受之其歌頌之所稱追琢磨勵之功棫樸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論選汲用之法卷阿

（詩叙見上段注）博大光美而無窘曲不滿之意方其盛時郊天祀地祼將簠簋駕乘有旗旌和鑾之節祓服有雲龍藻火之章修其仁義禮樂之序而節廉退遜之風雍容洋溢於天下然後無一事之為非一民之不肖矣至戰國而衰至秦而亡自是以來諸夏之無統者屢矣世方以功利為急雜霸為要而參考推見間有表章而尊好之則其一時之用亦必有可觀者何者君臣父子三綱（君為臣之綱父為子之綱夫為婦之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固士之所由出

也其上者可以為聖其下亦知義矣而天地有不正乎共惟我宋肇基立本獨求此意於數千百年廢絶之後而固守之兵民雖分文武雖異而要官重權與凡為治之大體無不一出於士者當其時士亦未必能盡知大雅之所謂者也植黨者有焉好名者有焉空談無用者有焉而吾祖宗容之養之禮之任之不數且不惡也其道殆與周之先王均矣是以天下之士翕然並進庶幾於三代而過絶於漢唐至於明見性命之學扶持人紀

之具是皆與國家相持於無窮者也嗚呼使下雖不能無不善之士而其上亦不使之有不善之名亦可以為至矣今天下之士不幸而並見其不善者孰為之始也十年於此矣明聖卓然獨運天下反觀而深思固守而不變則為士者不獨知所自持而亦可以自媿矣且改節而俟採擇焉其猶有及乎

士風

此篇論士大夫當自貴重

士大夫之自知貴重而不待夫立法以繩之則天下之

風俗善矣人徒見夫風俗之未善必曰法制之未立也法制固人之所不可廢而士大夫幼學壯行者孟子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果何事抱負所有以自見於一世者果何術而必待上之人肆而成之耶詩肆成人有德小人有造夫富貴利慾人孰無是心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之權也竊其所可慾羨其所可樂翕然而趨之是孰使之然哉要之上所以鼓舞天下之心不得不然而我之所以自待者不容以自輕伊尹處於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

其君民之事業非聘幣之勤伊尹終不輕其所就也並孟萬章上云云二疎父子辭榮出關時人莫不榮之前疎廣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豈如父子相辭出關歸老故鄉以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不為斗米折腰而甘心三徑之適此元亮之所以不流於世俗也晉陶潛傳潛字元亮素簡貴不以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遂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時風俗為若人而振起之則浮躁之習亦少瘳彼眷眷於

鳳池之榮晉荀勗守尚書令初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云云而歆羨夫登瀛之盛者獨何心哉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士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凡三番遞宿閣下每暇日訪以政事命閻立本圖象使褚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州夫聚金玉於堂而聽令自取人能安其分之所當得則物與我不相及矣苟有人焉奮然而先之則紛紛乎其後者將不可遏於是執敲朴以杜其來計已晚矣由此觀之則風俗之弊豈無所自來哉昔司馬公辭樞密使而不受迫之而後進

中國夷狄以相為幸而天下之士亦有我後予先時不可失之嘆范蜀公南宮首選於殿試法當自陳而公毅然不以為意其安恬自守頴出於流俗之中士大夫而皆若人也士風寧不為之有變乎然則抑士大夫風俗之貪躁當有以養天下恬退之心若夫趨事赴功以求自効於時者則固上之人所望也自夫利達之意勝其功名之心是以厭薄不失也上之人至於厲法禁以禁戢之豈士大夫之美事乎

寬恤 此篇論上以仁義為心下以正君為義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下全句蓋上以仁義為心下以正君為義則天下之民被潤澤蒙休德而唐虞三代之盛治皆可考而無疑聖上臨御富安海宇君臣之道猶在責難同上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仁義之意施於政事者至矣不可悉數也比者郊祀常典克舉彌文而近臣請禁刺史州縣毋得於名籍之外有所求取以為貢舉詔既許之矣又

以往歲郤羨錢為緡數十萬償其州之賦入也請申前
事以戒天下詔許之而江漢之舟駕空航以輸征筭者
謂之力勝復用奏請俾得蠲免詔又許之若是者豈非
上之所以為仁義而下之所以正其君者乎隨奏即從
屢請不厭曾未終月三善繼之嗚呼雖堯舜三代之君
臣其何以過此哉當今之患末利盛而本業微取己盡
而用不給臣工奔走爭以聚斂為先務而公私罄竭不能一
朝安其故安在天下之民愁苦無告猶不為被潤澤蒙休

德也何哉將意已善而實未孚抑法有弊而勢難革或言於此者未察於彼豈先其小者姑緩其大且下有未正而上無不從推廣仁義之意而施實德於民庶幾復見什一之法孟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關譏不征澤梁無禁孟梁惠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云云農樂在野民欲出途梁惠王下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以追唐虞三代之盛治在於斯時矣其深意博考以俟詢擇

君子小人（此篇論君子小人相安不求勝則治）

君子小人之際（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甚矣其難言歟為君子之意常欲使國無小人而後天下治天下其可以無小人歟小人之於君子亦必若是矣君子之疾小人也甚小人之怨君子也深此固禍患之所從來矣嗟夫其亦何以合之歟誠使君子知小人之情而不以己之所長形其非小人樂君子之名而不敢出其不肖以與之較君子小人相安而不求勝於天下其亦可

以治歟易於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王弼注體健居中而用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無遐棄故曰不遐遺也無私無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而否之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王弼注云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有圖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至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無咎而疇麗福也疇謂初也蓋易以君子為主其否泰之時猶在於維持而安全之然則何獨不加察於此乎今國家尊名以厲俗養望以隆賢四五十年以來雖未至於甄叙清明內外不離然而小人樂君子之名而不敢較此則天下之所恃

以為治也夫天下治亂其權在君子而釁兆之相尋氣燄之相乘亦可畏矣若夫漢有黨錮東漢黨錮傳序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三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則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兾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㝢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厥咎何由唐世朋黨通鑑唐順宗以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信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大抵計事王叔文依王伾伾依李忠信忠信依牛昭容轉相結交每

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側目又唐李德裕傳武宗召知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邪為喻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小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致患何始消弭防範豈無其道激作鬬鬩抑又甚焉所謂維持安全以為天下國家之慮而不惠其身以私其徒者又將誰屬歟則可不思其故乎

錢弊楮券

此篇論楮行而錢必少

天下以錢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為貨而錢并制其權前食貨志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至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三尺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缺遂貽後日之

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隂相折兊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為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所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

常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塞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為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君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

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同上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亦盜鑄不可勝數云云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置產累千金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其朘天下之實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

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為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賫行者有千倍之輕兊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玉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它幣至於皆廢誠以為輕重之適也故天下之

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為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為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令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

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同上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遂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唐太宗新去隋亂

唐太宗贊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

而致富强米斗十錢或上為率

虞世南上聖德論四年天下大治流散者或歸鄉里米斗三四錢

何者治安則物蓄物蓄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

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瓠果蓏魚鼈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漢唐之賦禄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禄較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

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知其本而已矣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三

卷十三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四

進論　　　　鄭湜

君體一此篇論聖質非可恃聖學所當本

有聖質必有聖學質非聖人之所恃也有聰明聖知天縱之質而不知至學之本其於天下國家必有悖理傷道不中節者矣終不可入於聖人之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聖非特其質過人以有堯

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所以不作於後世者豈後世之君絕無堯舜禹湯文武之質哉數聖人學不傳也漢高祖豁達大度寬仁愛人高祖紀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其質固有於詩書者然雖銷印輟洗從諫如流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刻印張良發八難漢王令趣銷印又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從之而溺愛易嫡爭臣不能捄諫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張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誅秦戲項雖方此其壯而傾鵕冠之婉媚公卿乃因以

關說佞幸傳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其雄畧雖足以駕馭桀猾而伉廉嫚侮商山之老齊魯大儒終不肯從之游張良傳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又叔孫通傳名魯諸生三十人魯有二生不肯行文帝恭儉玄默化民以躬刑法志文帝躬修玄默化行天下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謂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費不營露臺而賞賜弄臣累百鉅萬文帝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以露臺直百金乃罷之見鄧通甚說尊幸之賞賜鉅万稽古禮文謙遜未遑賈誼傳誼以為當興禮樂帝謙遜未遑又新垣平有玉杯之詐而眩於玉杯之說及議制度

封禪號稱寬厚而所學者申韓其與廷尉議刑常過於刻儒林傳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又盜玉環事詳見張釋之傳唐太宗文武之才英烈之氣自足高出前古然優游王魏導人使諫魏徵傳貞觀之初導人使諫而有不殺此老之恨魏徵傳何時殺此田舍翁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魏徵傳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又膠王道彥傳贊欲與三代比隆而窮兵伐遼乃欲求勝於隋氏太宗伐遼詔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制度紀綱雖足為子孫憑藉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為有慙德太宗紀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

齊王元吉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然而所蔽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為聖賢之君者是質也其蔽不免類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主者挾如是之質而留意於聖賢之學袪其所蔽擴而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為漢唐之君哉世之人主明智者或失於苛察果決者或暗於先入強毅者或隣於自用英鋭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強毅也英鋭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欣道也然

有是質而反以害治而便嬖姦巧之人從而窺伺其質之所向而陰投之滋其蔽而甚其惑者學不足用其是質也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為聖人哉然而心曠然無偏繫嬖倖不能移功利機巧不能入雖明智足以照物而無先事之察雖果決足以主斷而無偏信之惑雖強毅足以有立而無輕待臣下之意雖英銳足以有為而無謀淺妄動之躁同是明智爾同是果決爾同是強毅爾同是英銳爾然居之無所蔽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

也廣廈之下細旃之上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親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寧不曰學乎曰非聖賢所謂學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堯舜禹之所以精一（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湯之所以日新（仲虺之誥德日新萬邦惟懷）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記中庸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果何所致力哉皆所從事於其心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一源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是心虛明純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邪之情狀昭然吾前是心一差則諛佞得而誘之左右

得而蔽之險巧得而乘之作於事害於政皆自端發耳天錫人主之質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智也果毅也英鋭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心能用其質則質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心既差則其病必於其質之偏處而發而并其質之所甚美者而汩亂之是以聖賢不恃其有過人之質日就月將體察其病之所從起而究其病根之所伏而治之至於學力純至足以化其質而不為質所勝則其發也未有不

中節者矣嗚呼此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作聖人之地又奚止於治天下哉人主幸而有可致之質不以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學者為學而自期望止於漢唐之君惜矣

君體二

此篇論人主有是權當有以用是權

人主所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而不知縱知収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

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輔捐爵禄而崇寵之者非

以夫萬幾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論議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撝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據之中以此為能収威福之柄在己又焉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論議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

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無誤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權柄牀於責成以齷齪順旨為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

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
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
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況人主奪臣下
之權乎夫天下之才之夥政事之繁決非一人聰明所
能預吾既疑大臣而不能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
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奸矣然
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奸臣欲得
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移于已雖明

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弊躬總核之政宣帝贊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

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循吏傳序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又詳見弘恭石顯傳光武號稱總攬權綱本紀明謹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官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太傳陳蕃上疏誅中官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爲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相體一 此篇論大臣當自正君心始

大臣欲相其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必自其正君心始何者心者將大有為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矣小人不待逐而去也政事不待更而修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小人今日修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戛戛而勢愈跌矣假令其君能暫親君子遠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戮力有為於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傅說之相高宗也其反

復啟沃之端惟曰典于學耳書說命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方商之中衰高宗之所以夢想良弼者書說命上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固欲與共中興之業也說起版築之間謀不及此者孟告子上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蓋說之所恃與中興商家者高宗之心先之以學以正其有為之本則撻荊楚朝諸侯有天下固已在說與高宗二人規摹中矣管仲一見桓公便許以霸業不數年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功烈非不偉也左僖公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云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然

仲不知正君之學以為肉腐於俎酒腐於觴不足害霸及桓公之心一蠹則三奸擅國六嬖多寵齊敗掃地矣向來九合之功業齟齬而不立也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者度其君不能聽則功業齟齬而不立也與其功業齟齬止於圖霸不成耳君心既蠹其禍豈止於不霸哉觀仲之速成而遽壞則知傅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戰國之世上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為己任以為一正君而國定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富强

是輔桀而富之也後世貶管仲最深者莫若孟子蓋學術之源殊也嗚呼傳說不作正君之事不復見孟軻既没正君之學不得其傳後之君子雖有致君澤物之意而不探古人之本忠智者能以謀謨舉天下之事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直亮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謬而已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治不可保也德不養過不可勝改也魏徵能使其君信其行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窮兵之失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禮義既效矣又太

宗征遼東歸後歎曰魏徵若在使我必無是行宋璟能使其君勵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奢侈之敗張九齡贊開元間勵精求治故宋璟言聽計行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暱小人之害韓愈頌平淮西碑云此蔡功惟斷乃成夫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與徵力行之心也玄宗荒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與璟勵精求治之心也憲宗貪利暱小人之心即向者與度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爾曷為正於前遽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徵未死已有欲殺此翁之語舊唐書曰何時

殺此田舍翁則太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璟猶居相位宇文融遽以言利幸宇文融贊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則玄宗侈心已萌於此矣度平蔡未歸李揆皇甫鎛已相本傳皇甫鎛由聚斂句剝為宰相則憲宗明斷已荒於此矣吾謂璟與度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過也徵知正君矣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之過也然則正君之術果何如哉邪正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曲彌縫之然後陷於邪而不自知使其心果知邪之為非寧肯從吾於邪乎況强人以正者豈

可以一趨而直入於正哉蓋嘗以易求之孟子而觀之正君之術焉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見本卦釋者曰牖明處也言人臣欲以忠信善道牖納之君者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入於所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于巷見本卦釋者曰巷致曲之地言當睽之世君心未合有不可直致其意者當盡誠致曲使之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以為是心可以合於王而語

之王道者方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油然生矣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宣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抵色與貨與民同之則己之所好者必薄矣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遇主于巷之義也大臣所以啟沃其君者豈止如諍臣徒強之於言語口舌哉惟因其所明而悟入之使得其天理之本然致曲而達之使漸入而不苦其難夫然故道而弗

牽强而弗抑安居而不反君心庶其正乎或曰古之帝
王正心誠意之學先已得於上故君臣之間以都俞訓
誥相與磨礱浸潤之耳後世人主長生於深宮所以害
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也豈遽得而正諸曰是心天理之
所寓也使天理可滅耶則吾不知天理果不可滅豈終
不可感悟以復其正耶吾所以正之之術有未至耳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四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十五

進論　　鄭湜

相體四

此篇論人主大臣皆當虛心不自用

人主虛心不自用而用大臣大臣虛心不自用而用天下上下虛心俱不自用而天下之理得矣世之大臣有欲為之主而功業不見於當世者問其故則曰人主不能忘已而用我委任不吾盡也施

設不吾專也人主幸而忘己用我矣然同列嫉之衆朝斷斷圜視而攻之功業竟無所成就此其故又何也人主能虛心聽我我未能虛心以聽天下天下大物也人主且不敢自任虛心而寄之我我不虛心聽之而抉己以蓋物寧能使天下不我議乎夫所以不能虛心者非不知天下將議己也私意實其中而不能自勝也私意與公理相為消長公理勝則謀雖不己出不忌其成功權雖不己專不懼其

害已天下之事使天下之人議之而吾以天下之心聽之賢者才者若已有之賢者才者舍已從之胷中洞然無復有我則天下亦無以致不平之心於我矣惟夫私意既勝於中謀必欲已是也權必欲已歸也合已者援之異已者去之勝已者抑之雖有至善不能入也雖有至蔽不能照也何者先有以拒之於内也古之知道者坐於廟堂之上同列不吾忌朝廷不吾議天下不吾惑者惟以公理勝其私意耳往者杜祁公為

相范韓富同在政府仁宗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此數公者皆平日同於愛君憂國之人也至於議論之際杜公之所欲罷范公則以為不可韓公之所是則又富公之所非其參差不合如此然杜公不以是而疑同列而同列亦不以此自疑時孫甫為諫官蓋杜公所薦二三公所知也甫論保州之變罷樞府不時發則措杜公也非益兵之議牾㧾大臣尤切則二三公也甫誠不阿其所好矣而諸公亦不惡其異已並見言行録

王荆公在政府方得君用事

其所與同列者富曾唐趙也（神宗朝王安石富弼曾公亮唐介趙抃）雖舊德宿望皆以議不合引去臺諫則温公申公范忠宣公呂公誨也皆以詆訾新法罷給舍則范蜀公宋公敏求李公大臨蘇公頌也皆以封繳已行之命斥公方怨言者明道先生也及往議事公厲色待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而荆公乃為之媿夫慶歷諸公惟以公理自勝故其心曠然無所適莫爾荆公非不欲與當時賢者共一世之功名也顧私意闗繫於中

己無受之之地矣然荆公議事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議
於私室一語不合必反覆詰難待肯乃已何獨於天下
之議使不得盡乎使荆公推我所以欲盡言於人主之
意與人主所以虛心聽我之意蕩然與物通懐以參同
異則一熙寧之政安有異日之紛紛哉後世此風益滋
廟堂之上參裁一事除擬一吏則論議互起一語不契
即成私憾操說相異立黨相攻相軋以進相持以競事
不問當否隨所主之人而罷行人不問賢愚隨所用之人

而進退非特同列如此其齟齬也都司宰相之屬也事有依違不敢以臆見論正給舍所當預聞政事也多顧小嫌難於違覆臺諫所當論得失也語及廟堂則護短飾非以為深忌省寺所以分職守也討論故實尋會比例皆觀望所主而後報立朝之士欲有所開說者必上不拂人主之旨意下不迕大臣之主議然後敢出於口夫廟堂之詢謀不務以理相服而以勢相勝朝廷之議論又喜其逢己而惡其異己此所以黜陟不厭於人

心舉動乖剌於物聽也昌若捐私意求至公忘己持議論之平於所當守矻然如砥柱不牽於衆而安隨於所當從曠然如虛舟不以出於己者爲是使天下泯然無所議其好惡同異之迹嗚呼非純意於國事者其孰能與於此

國體二

此篇論深仁厚澤威德權制

爲國者雖深仁厚澤足以收天下之心必有威德權制然後可以繩肅天下之勢有以收天下之心故其民優

游而無憾其上有以肅天下之勢故國强立而不入於
偷譬之生物也濡之以雨露煖之以日欣然皆生矣然
必有揫斂堅凝之然後能成就其質苟爲不然則物之
脆弱而腐敗朽蠹者相屬也將安用乎周之衰先王之
澤猶在也然其勢不足以號名役制天下之諸侯卒靡
而不振秦之亡其餘威猶足以抗禦四方之羣盜然人
心已去終潰散而不可收故五行家曰周末無寒歲秦
亡無燠年同失之緩而秦失之急也嗚呼秦則過矣周

之不振亦可悼也世之君子徒見古人用威之失慘裂而亟亡遂一切欲以温涵容貸為政以為寛厚長者之道當如是名非不美也不知其徒蒙此名而設之不當刑賞不明政令不行百度垢翫駸駸乎入於潰墮委靡之域如痺痿之人四支雖存廢不可舉而論說之士方且以是為出於祖宗相授之治體一定不可易之家法也是特未深究祖宗之治耳昔太祖受命不誅一人而天下定征伐諸國將帥不敢以一毫妄殺戮四方降王

皆得保其首領元勳宿將咸以功名終藩侯有不奉法苛虐百姓者曰吾斷不容之並見通鑑長編傳之子孫兵不得已而後用刑有所疑則必讞承平百年未嘗殺士雖州縣小吏亦無前世捶楚之辱而用法尤寛於齊民其所謂深仁厚澤涵濡天下使萬世思唫而不釋者蓋在是矣若夫官吏之贖貨貪冒用刑過差槩量失平侵寃細民者大則棄市小則除籍朝廷近臣養安顧避者隨以貶斥將帥雖有大功小失紀律則奪其節制十年不問

撫養士卒不吝賞賜稍有犯法者斬艾誅戮或至百數
當是時也朝廷尊嚴官吏畏憚將士用命軍律整肅而
至仁之道常行乎其間所以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一
洗五季積弊之俗而新之者有此具也太宗真宗雖稍
寬貸而威令間有出於不測者邊將擅奏事而械之獄
執政迎合而還見其疏樞臣不習邊事而下易其位監
司部内稍不治而奪賜削籍主糧之吏侵奪漕卒而斬
腕以徇大索諸軍之凶猾者而盡鉗其頸此豈固為是

褊急哉所以時出而聳天下之媮也自是之後勢漸舒緩循習至於嘉祐內外苟簡政俗刓敝而天下之勢弛矣胥吏讙譁當罪也而逐中書輦官悖緩當誅也而廢退宰相卒伍薄恩賚至慢也而賞為再行衛士踰宮垣大變也而姦不窮禮官責罰禮生振職也而坐以奪職軍人詈辱三司輕朝廷也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若是數者豈不近姑息之政乎吾仁宗之盛德所以超絕漢唐之君者以其慈儉好生樂受忠言惡聞人過進退公卿

大臣一出於至公涵養天下人才為數世用此萬世子孫所當師法也然當全盛之時民窮國蹙官吏曠惰將士驕脆而不可用夷狄侵侮而莫之禦者以其偏而不舉之處在此故爾慶歴初仁祖亦深厭當世之敝欲振起之而用杜范韓富此四公所以革敝之術不過以立法制嚴按察抑僥倖振紀綱為先者誠以欲起偏舉廢以扶天下之勢當如是耳論者不察祖宗仁德之所在乃以其一時偏而受患之處以為後世長治之規摹不亦惑

乎曰熙豐之間嘗變前世之政而趍於嚴矣然宿弊未
去而其患立至何也曰其所以制變者非也嘉祐之敝
非法敝也祖宗之法具在而不舉也苟因祖宗之法而
行之以强毅吏可肅也兵可制也財可富也法令可信
也熙豐大臣欲變嘉祐之敝乃併與祖宗之法而變之
一時聚斂鍛鍊之吏攘臂紛更以苛刻為精明以生事
為風采大兵大獄數起宇內騷然此後世所以尤熙寧
之苛急而欲襲嘉祐之寬縱而不深察其原也大抵厲

威嚴於習寬之末奮剛強於積弱之餘固俗之所駭而術之所難也哀帝誅斥權戚於元成之後欲則武宣以強主威朝廷翕然以望至治然王嘉鄭崇之死不厭人心而讒邪愈肆德宗初欲以法制起肅代之敝誅黎幹劉忠翼校中使按贓吏天下莫不震悚其後劉晏崔寧之事過於猜刻而藩鎮遂以讙譁然則二君之嚴初未必非也其所以用嚴者非也今天下之勢嚴固未可廢也毋徒若熙寧爾

國體三

此篇論固根本不若求去其害根本

言治者皆知以固根本為先根本不固誠國之深憂也然不求其所以害根本者安在而謀去之徒曰吾欲固根本云者虛語也猶之論養生者孰不曰先養元氣元氣誠養生者所當先也然今有積病為心腹不治之痼疾日夜消耗寇賊其元氣未有方術可以除之雖使吐故納新葆神鍊氣之術畢試元氣終不可得而養也方今無大兵革以戕天下之命無大誅戮以動天下之怨

無大興役以勞天下之力其所以戕害天下之根本者果安在乎愚謂在於窮民之財而已嘗攷本朝寛厚之政雖三代無以遠過而理財之浚乃獨甚於秦漢而下者商君之於秦也不過使民務本業耕織以謀富強爾後世猶以功利而羞稱之今耕桑者反困於重斂而不獲安本業矣桑孔之於漢也不過鹽鐵榷酤以佐軍興爾今之鹽鐵榷酤籠取苛密又大酷於初矣以唐較之兩稅唐之貪法也五代繁重已非唐舊今之兩稅陰增

巧取又不知其幾倍於唐唐漕東南米豆關中歲不過
四十萬石曩時浮江淮入汴者歲六百五十萬鹽利最
盛於劉晏也歲不過六百萬緡而熙寧以後歲二千餘
萬茶税始刻於唐也歲不過四十萬緡景德初計三歲
之入七百餘萬大率總一歲正賦之最幾六倍於唐之
數而和買免役經總皆前世所無也而數入倍於正税
然當全盛時天下已困於苦匱不支猶且鈎剥纖末瀕
拾仰取凡良陋褊迫之策管商桑孔之所羞鄙而不為

者悉為之矣此其故何也曰非有司之罪也勢也勢使之然兵農雖分兵猶出於農也漢之材官蹶張騎士皆郡國之民耳唐長征之兵不過彍騎神策衛兵遇有調發而丁壯之民皆備征伐國家無事時坐而衣食於縣官者常百萬也漢察孝廉大郡歲不過二人尚亡應書者唐進士最盛歲不過三十餘人今三歲一舉士輒至數百漢二千石任職三歲姑任一子今奏補入官者每郊數百軍功入流特奏之冗不預焉漢初遺匈奴不過千金

唐藉突厥以興故厚為之賂而旋以擒滅國家盛時歲遺西北繒帛者常以百萬漢之宗子自王降而侯侯降而庶子無復爵土盖有去而為民者國家無親踈皆養於縣官其後復授以環衛於是廩祿之費多於百官又三歲一郊而大賚中外以差受賜所費萬億帑廩為之一空此數者皆耗財之源而前世所未有所以取財之浚尤盛於前世也嗚呼秦漢何以為國乎今郡縣催科一按舊籍雖無加賦之名而一縑之入不啻於兩縑一

斛之輸或羸於三斛民曰以削利曰以侵此病不治人愁國僨憊凜凜乎未知所底止欲根本之固其可得耶為今之計將更求豊財之説乎盍亦反而就其所以費財者而圖之乎假令仍令賦斂之政不為之少損以紓斯民亦無以自活矣況未贍無涯之費而更無寛恤之策是東野之御已窮而復鞭其後也今財賦之數極於斯矣惟大立制度以為經久之計凡郊廟乘輿之奉宮禁嬪御之用宗室戚里之澤秩禄賜予之目百官庶府之

數入仕遷補之法閹官雜流之秩工技營造之章程戎械馬政之利害兵籍軍功之度隱降胡荒傖之浮冗一切去其蠹敝之有根穴者而撙節之以趨乎約日撫養戰士儲偫邊計之外不以一毫不急之費而耗生民之膏血凡朝廷財用之權一切歸之有司使推見出入盈縮足以相通而後儲其贏凡省所下於郡縣使於常賦外應辦而州縣因之巧為科斂以應上需之外而又取其羨以供郡縣間妄用而一切峻為之禁使就法度如

此庶幾民可少瘳國可以紓乎或曰裁損浮冗嘗試於
願治之初而不効矣曰非策之不効行之不力也且以
祖宗之事槩之公主在宮中俸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
大抵皆薄宮人所服但皂綈今度支宮中之俸月幾四
百萬矣近侍官不過刺史又其後不過留後而俸有或
止於七百者近或一歲超拜四使而此法不行華居厚
奉往往極於豪靡矣西北守將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
位不過防團未嘗有遷官移鎮之寵今諸將平居無汗

馬之功而援節建旄者相繼閣職國初不過三五員其後又以七人為限惜此以處勲舊賞戰勇也今權戚之家可以夤緣而得者日以猥多書殿内閣慶歷間不過十員以為除授太廣令執政從臣驟遷驟罷率得美職而去一歲任子之數千牛齋郎宅貟不過十數宰相執政只賜子一官此建隆法也今之奏蔭猥冗未嘗限也宗室近屬初授不過殿直供奉非遇異恩不遷此景祐以前法也今之踈屬冗食非任職者皆計歲而遷也若

此類者縱未如祖宗之舊亦在所當損也向者不過省卿監郎曹數員而止耳外臺官屬十百而止耳百司歲月之賞格而止耳其大若宫掖貴戚者置不敢議也譬啜藥者惡其苦口不能及劑欲已百年之疾者其不効固宜也曰舉一切浮費而削之固便於國矣如咈衆貿怨何曰昔嘉祐減奏補之例治平增磨勘之限熙寧裁宗子受官之法豈不咈世戾俗乎然當時力行之亦莫敢議誠事極勢旣則當反也今民窮矣而上不知國空

矣而費不止忽有水旱邊鄙之憂殆將潰裂四出矣寧可避患偷安歲月而不為之所乎

國體四

此篇論天下大利乃大害之所伏

天下之大利天下大害之所伏也享其利也深則其為害也必毒何者利極而害反也聖人處天下之利而不敢貪其美者懼其反而有甚於此也居寒者利燠之適執熱者利清之快雖甚而不厭也然燠甚則寒伏於內春之日其反也為疫清甚則熱伏於內秋之日其反也

為癰此利極而反之之勢也和親之利尚矣愚謂享和之利者未有如本朝蹈和之害者亦未有如本朝昔匈奴之盛也漢人折節於和者屢矣孝文雖遣使諭意冠蓋相望然乍和乍叛嫚辱之聲常至於中國竟孝文之世和凡三議矣輒不數歲邊鄙復聳景德講解之後南北之盟百年不寒中國雖捐金繒歲百萬而晏然無壯頋之憂被邊之民老死不見兵革其為利豈不大優於前世乎然匈奴之敗約也不過淩轢邊吏敗一守殺一

郡尉其甚警也候騎至雍甘泉耳漢遣將軍興數萬之衆驅之出境則罷而歸矣寶元間元昊何中國久安而竊發舉天下兵革之西敗壯不支壯方乘之中國震動猝無可禦之策終於屈體增幣以紓難而天下之力頗困矣及靖康之變轔轢關河絕江薄海如踐無人之境其為害蓋曠古所未有也方其百年締好之歡固足為弭兵息民之盛節矣然使中國驕懦脆弱忘戰而不知兵凡累世涵養生息之生齒一旦令屠於邊地潰爛而

莫之救者亦自百年之好也漢人惟未嘗久於和也故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我惟利於久而不察勢變之將返也所以蹈其害而不悟然中世以來賢士大夫謀國往往多守和議者利未極而未覩其害也近世士大夫猶以和為經遠而不懲既往之害者偷取一時之利以自便耳紹興之和欲借慶歷之遺策也向者之和欲祖紹興之遺策也愚謂和莫失於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譬之失足於險者肩背半折當是時得良醫乘其血

氣未定而亟療之扶其髖髀之搖者髖古官反髀亦弭反續其血脉之絶者所忍特一時瞑眩之苦耳遂可復為全人有姑息之醫曰姑存其半體之未廢者而捐其廢者以予疾候血氣既平而後為之圖不知血氣一定不復屬則半廢之體頑然為異物矣南渡之初南北相距十餘年兵勢方振邊形漸壯吾之健將稍出而收復之機可乘公卿銜不忍事讎之憤將士懷因鋒北向之志兩河之臣屬服降者未堅南北之勢未分而中原之望未絶比

猶肩背初失血氣猶未定也謀者不乘其急而療之乃割棄而與之和既盟之後中原衣冠之裔弭首而為之用耳謳吟思歸之民老死而無幾矣山河形勝之地據固而勢堅矣吾士卒皆生長卑薄無復西北之健矣將帥皆後來輕剽無復百戰之餘矣公卿皆安於東南北方之事非所習矣南北之形既成此如半廢之體既頑然為二物後非有神醫挾千金之劑未易療也故曰和莫失於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今勇者謀則恥既和

之屈欲輕較苛禮以敗和怯者之謀則謂非和無以為安而憂敵之敗和二者皆非也昔孫權駕馭一方之豪傑兵精將勇而嘗屈於魏趙咨曰是其雄畧也今吾果能隱忍以就大事則夫區區之苛禮不足為國輕重者又何用深校以警敵而泄吾機乎晉自渡江之後未嘗一介使北石勒求好焚其幣而却之而晉猶不失為東南自立之勢今吾為國不謀所以自立使敵莫吾窺而長欲恃敵之和以為安可乎向者之和雖不足咎所可

咎者尋好餘十年矣謀國者竟未有一定之規模向者
守議者曰吾財未豐也吾兵未練也吾將未擇也姑以
和為款敵之謀耳今財視未和之前果加豐乎兵視未
和之前果加練乎將視未和之前果加擇乎驟牽於勇
者吏縱之說則決意北向遷移師屯增繕營壘創立敎
膚臨遣使介輕挑邊釁中外騷然自以為一師出隴蜀
一師出淮甸矣及其牽於怯者顧畏之說則又議論齟
齬規畫中棄師屯還矣營壘徹矣敎膚廢矣橫使驟至

失色相沮去則晏然無所復爲若遂以和之利爲眞足賴矣勇怯不倫如此規模安在哉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輕舉妄動誠不可然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此古人之所深憂而不敢寧處也或者懲於妄以爲生事僥功遂一切以養患爲安靜保國之術乃所謂偷一時之利以自安者爾諸葛亮居漢中一年爾所糾合四方之精鋭殆減三之一息兵將二十年精鋭日消是坐而自破也他日新進之將未試之兵何以應猝耶嗚呼蹈

和之害也有甚於前日也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